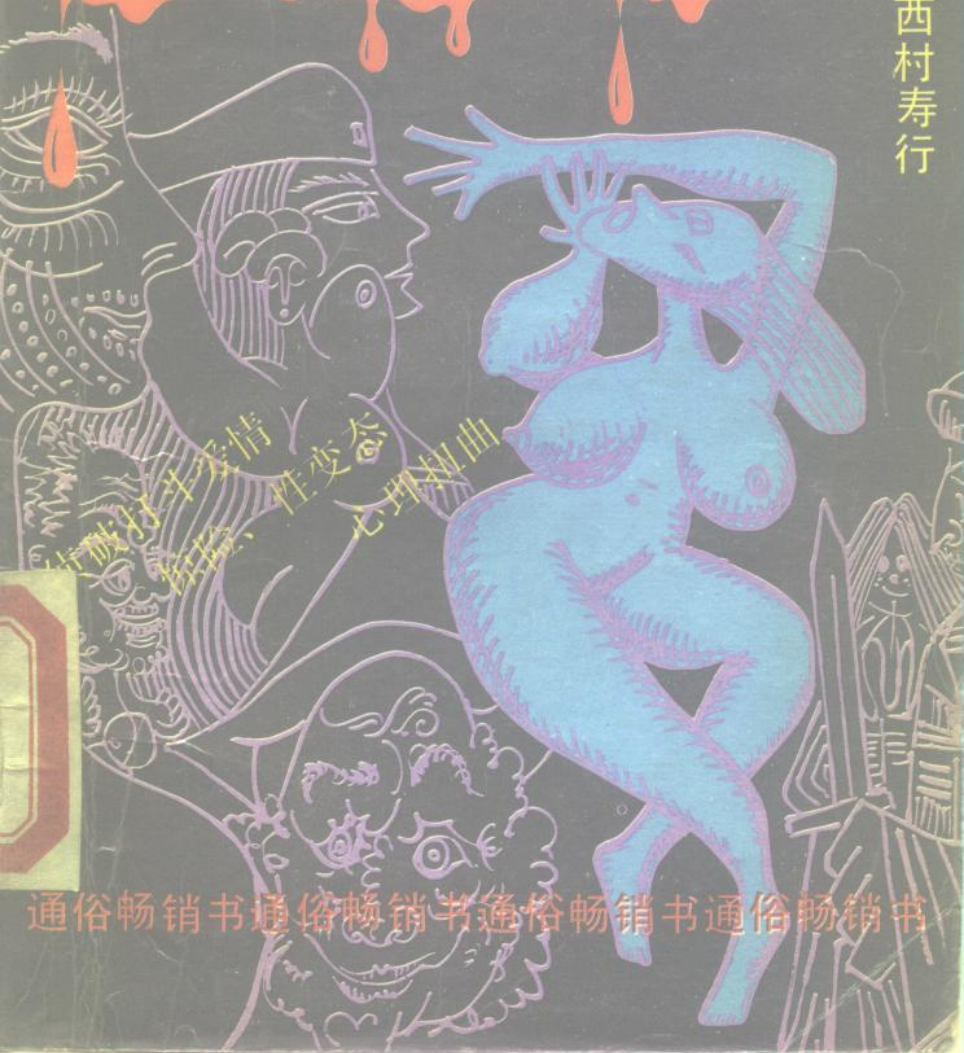


著者：(日) 西村寿行  
译者：王大可

# 黄哥



情欲、性变态、心理扭曲

通俗畅销书通俗畅销书通俗畅销书通俗畅销书

# 魔 牙

(日) 西村寿行 著

王大可 译

台声出版社

27/10/86

魔 牙

(日) 西村寿行 著 王大可 译

---

台声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七二一工厂印刷

---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字数：155千字

印张：7.25 印数：1—50,000

1989年3月第一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7-80062-034-4/I·136 定价：3.00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《追捕》作者、日本享有盛名的畅销小说作家西村寿行又一部力作，被誉为惊心动魄，惨绝人寰，“让读者喘不过气儿来”的别具一格的惊险小说。

日本中部地区赤石山脉的原始森林里，有一座鹿泽庄温泉疗养所；一批躲避台风的不速之客聚到这里。有杀死行长、抢劫银行巨款的罪犯，有跟踪追捕的警官，有阴谋打劫巨款的暴力团员和保险公司职员，还有动物学教授、老猎人、检察官、女大学生、新婚夫妇和离婚的少妇……当台风压境，山洪暴发，疗养所房屋大部倒塌时，绝迹多年的日本狼群又在暴风雨中出现，紧紧地包围着他们。外出求援的都被吃掉，人们陷于绝望之中。死亡的恐惧使人们发生了严重的心理变态，干出了一系列反常的怪异行为：警官释放罪犯、检察官奸淫妇女、新婚妻子背叛丈夫、暴力团员性肆虐、女大学生受辱……最后突围惨烈，狼群也被泥石流吞没。

这部小说构思新奇。作者选择了一个特定环境，生动地描绘出各类人物的变态心理，反映了人与自然、人与野兽、人与人之间的严峻复杂的矛盾冲突，它既有侦破、打斗、惊险、性变态等丰富多彩的内容，又是研究社会学、变态心理学的形象资料，颇可一读。

## 目 录

- |     |     |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|-----|-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兽 性 | ..... | ( 1 )   |
| 第二章 | 魔 谷 | ..... | ( 24 )  |
| 第三章 | 恶 魔 | ..... | ( 54 )  |
| 第四章 | 狼 性 | ..... | ( 76 )  |
| 第五章 | 性 变 | ..... | ( 97 )  |
| 第六章 | 死 战 | ..... | ( 123 ) |
| 第七章 | 绝 路 | ..... | ( 148 ) |
| 第八章 | 溃 乱 | ..... | ( 173 ) |
| 第九章 | 毁 灭 | ..... | ( 197 ) |

## 第一章 兽 性



九月四日。

重宗祐下午两点准时离开银行。

银行座落在新宿第一百货大楼对面，位居繁华街道一角。

重宗徒步朝歌舞伎町走去。他是去歌舞伎町那家叫吉野的餐厅出席定期的银行支店长会议的。这种宴会带有和睦的性质。

聚会下午七时才开始。现在的时间尚早，重宗便拐进了一家电动弹子游艺室。他每月都要玩几次这种电子游戏。虽然他十分喜爱这项游乐，但怕别人笑话。他对自己担任的M银行支店长的职务是心中有数，在同样称为支店长的同僚中，他肩上的份量明显重得多。如果让别人看到他进出于电子游艺室，面子上是不光彩的。

而且，他的确很忙。

他玩到七点，这才进了吉野餐厅。

宴会在九点结束后，几位平时合得来的同伴又邀他去了另一家常去的酒吧间，直到十一点才离开。

他叫了一辆出租车向家里驶去。他家住在中野区江古田。这里聚集着豪门富户。重宗的家也完全可以称得上富豪之宅了。祖先一代代传下来的地皮就达660平方米。

往他家去的路上挂出一块“禁止通行”的牌子，似乎在进行着煤气或是自来水的工程维修。重宗只得下了车，反正到家也只剩200米左右的距离了。

快到家门的时候，前面有辆车退着开了过来，重宗只得把身体贴到邻家的院墙上。这时他鼻子里还哼着一首民谣。他平时喜欢歌曲，特别是临睡的时候就更爱来几句。

汽车在他身边停了下来。车里除驾驶员外，助手席上还坐着一个人。车门开后走下来一个男人，走到他面前垂下头来说：“对不起……”

重宗以为是来向他问路的，可就在这一瞬间，腹部挨了重重的一拳。

等他清醒过来时，发现已被塞进飞驰的汽车里。

“劝你不要嚷。”那人把匕首顶住他的肋部说，“你要不老实，马上就戮死你！”声音低沉，含着异样的压抑感。重宗坐在后座上，那人就坐在他的左侧，看上去此人体魄高大，给人一种恐怖的感觉。

“你们要把我……？”重宗嗓子发涩，话都说不出来了。

“送你去你的银行。”

“去我的银行……？”

“对！”

“这怎么可能？”重宗心里松了一口气。很奇怪，当他明白自己是落到了抢劫银行的歹徒手中时，心里反而镇静下

来。

“为什么不可能？”

“那儿啊，你们……”

“你不要说什么大阪调！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两年以前，重宗在大阪待过很久。“袭击银行是不可能的，对，那根本就不可能。我什么都不说，你们放我下车吧，就当没这回事。”

“你他妈别来耍小孩这一套！”声音里充满了怒气。

“可是，你听我说，银行都上了锁呀，要进金库必须过一道门、二道门、三道门……总共有五道门；而且金库也是锁得严严的，就算你打开了金库，每道抽屉也都有锁。你们到底怎么能拿得出……”说到这里重宗的话咽了下去。他的手摸了摸西装的里层口袋，装在那里的钥匙没有了。

“你真傻呀！你怎么忘了钥匙是由支店长保管的呢？如果支店长出了事故，代理支店长那里不是还有一套吗？要是这一套也出了毛病，第三套钥匙就保存在离你们支店最近的另一家支店的保险柜里。不是这样吗？”嘲弄的语气中透着彻人心髓的压力。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可是什么呀？”那人镇静地问道。

“门上不仅有锁，还编有组合号码……”这句话也没能说完。

“就是要你去开呀；你要不开，马上杀死你！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怎么又是‘可是’啊？”

“可是，我们怎么进去呢？银行同警备保险公司签有合



同，哪怕一块玻璃破了也会自动报警呢！这是利用空气压力装置的，你们恐怕不知道吧……”

“知道！”那人不为所动。

“因此，就算是支店长，一旦银行关门以后也进不去。”

“这太容易了，只要切断警备装置就行了。”

“切断？——你一动，警报就会响个不停。不管怎么说，都是不可能的，除非是警备保险公司的警备监视员才行。”重宗始终在考虑，只要让他们明白这事不可能。或许会平安地放过他。

“告诉你吧，我就是监视员！”男人得意地笑了。

“你是监视员？——原来是这样！”重宗呆呆地看着男人的侧脸。汽车在飞驰，路灯不时照射到他的脸上。这家伙有三十左右，看去不象是抢银行的凶恶罪犯，倒显得精悍或是端庄。

“五年前我就进了警备保险公司，目的就是为了抢劫银行，此外没有任何目的。我是下了决心，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，五年也好，十年也好，都能忍耐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干它三十年，三十年身体衰弱了。人生能留下什么呢？买一栋小住宅，再加一台车，也不过如此了。找个老婆养两个孩子——可能是理想的人生啦。老后有四五百万用的积蓄就到顶了。这种人生有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都没有！我才不他妈这么活呢！于是我制定了抢劫银行的计划，等它五年、十年总会有机会的，这就是我的做法。为了这个，只要可能的，我都干了。一丝不苟地干了！为了防止万一，我还

练了柔道和空手道，身体不会有问题。为了这一天，我已做好了一切准备，我知道你们银行今夜有近二亿的现金。你要放明白点！”

“是这样呵……”重宗不由垂下头来。他没有话说了。犯人不是说得很明白吗？为了抢劫银行这唯一的目的，他在警备保险公司咬紧牙关干了五年。看来他们是周密计划的，警报不会起作用。

重宗意识到了，不能违抗他们，丧了命不能说是上策。再说，抢去的现金会由保险公司赔偿的。

“我唯一担心的是你们支店会不会安装定时锁，或紫外线报警装置。不过，除新设银行以外，一般银行都不愿去装它，银行的愚蠢真帮了我的忙呵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快到银行了。听着，叫就捅死你！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看来你是个明白人，不错！”那人突然小声笑了起来。他那镇静的态度，使重宗感到莫测高深，不寒而栗。这人毫无焦躁感，也没有丝毫的畏怯。五年哪，不，他把整个人生都赌在今天了。他说过两次捅死我，看来一有动静，准会毫不犹豫地刺死我。



零零星星的也有几个人从身边走过。

几个醉汉相互倚着肩头走在冷清的街道上。

重宗和两个男人若无其事地走到银行门口。门当然上着锁。自从与警备保险公司签了合同后，各个支店都不再设守卫

了，一方面是人不可信任，另一方面是已无必要。

重宗开了门。

“不好，有强盗！”三个路过的醉汉中，有一个大叫了一声。

重宗平静地对他们一笑：“我是这儿的支店长。”

“那你也放我们进去吧。”

“开什么玩笑呀！”

“好吧，再见！不要偷钱啊。”他们大声嚷嚷着远去了。

三个人急忙进了银行。

“告诉你。不许动警铃！”那人又叮嘱一遍。

没有开灯。不用开也知道，重宗打开了保险柜入口的门。这是号码盘式的铁门。开门时没有一点声响。铁门一道又一道，间或还有铁棚门。重宗一边开门一边觉得事情滑稽且又徒劳。门安得再多，由警备保险公司的人逼着掌管钥匙的支店长。还有什么办不到的呢？他觉得一扇扇门是那般无用。

进了金库室。

保险柜都装有抽屉，重宗打开了所有的锁。

“不要动！”男人的声音低沉有力。

重宗站在旁边看着他们。那两人开始往带来的大提包里塞钱。照明的是手电筒。重宗只能看到他们把一捆捆现金迅速地装进提包；所有的钱都是用过的旧币，没有连贯的号码。只要他们离开银行一步，就说不清钱的由来。共一亿八千万。

——一切都完了！重宗痛苦地想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放

过自己，但他们即使放掉自己，等他向警察报告的时候，这两人无疑会逃到安全圈。不过主犯的身份是明确的。从我们进入银行也没有警备人员赶来这点看，那人说的不是假话。这么一来，只要警察赶到，很快就会搞清这人是谁。但是，这人显然已作好一切准备，警察发现他也不在乎。

两人还在不停地装着钱。如果两人对等平分，一人也能拿到九千万。

九千万哪！要挣到九千万元，得花多少年呀！重宗默默地想着。这家伙为了抢劫这笔钱，五年来做了所有准备。看着他们那么轻松自如地往提包里装着大捆的现金，重宗一瞬间甚至觉得，或许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。“那么汗流浹背地工作，究竟图的是什么呢？”一股疑惑感涌上心头。

“装完了！”另一个家伙第一次开了口，带着嘶哑的嗓音。从一开始重宗就感到这人身上透着险恶的杀机，身上丝毫没有主犯所具有的深谋远虑和耐久性，就象是手握着手握血淋淋的匕首一般可怕。

主犯的男子对重宗说了一句：“辛苦你了。”

重宗无言地挪动了脚步。

“等等，你给我留在这儿！”另一个男人叫住了他。

“这儿……”重宗转过身来。

黑暗中有什么东西敏捷地挥了过来，重宗本能地感到危险，急忙打算躲开。可是已经晚了。他的胸前遭到重重的一击。一阵巨疼袭来，他意识到心脏已被短刀捅穿。

“混蛋，你干什么！”主犯的男人打开电筒照去，重宗已经仰面倒在地上。一把短刀深深地插在胸前。

“为什么要杀他？你想让我们再加上杀人罪被追捕吗？”

混蛋！”他用电筒的光柱照到同伙的脸上，压抑的语气中怒气冲冲。

“这家伙已看清我们的脸啦，留着 he 只会多添麻烦。”

“你，为什么总脱不掉流氓的脾性呢？”黑暗中他又咕哝了一句。

“快走吧！”

“啊！”主犯的男人又用电筒对重宗照了照。重宗睁着眼死去了，电筒光在他的眼里闪耀了一下。

凌晨四时。

重宗的妻子给新宿警察署挂了电话，询问有没有因交通事故或别的什么原因收审了她的丈夫。

新宿署的警察听说重宗是M银行新宿支店长，急忙让就近的派出所去人到银行看看。银行的大门没有上锁，警察进去后警报装置也没有报警，显然情况有异。派出所的警察急忙报告了本署。

警视厅搜查一科的濶沼凉介到达M银行新宿支店的时间是凌晨四时半。

濶沼认真地检查了现场。

上午五时，犯人身份查清了。

中原顺。极东警备保险公司的警备科长。

开始，警察见极东警备公司没有接到报警感到可疑。经查证，连接警备公司的M银行的线路被做了手脚。线路时常发生故障，每次都由警备公司与银行协商，由公司派人进行检测。

警备公司很快就找到了嫌疑犯。中原顺是科长，其余担任警报监视的有四人。其中一人今夜当班。警察立即分头搜查了另外四人的家，只有中原顺一人不在。中原顺住在购买的一套小公寓里。搜查的结果一目了然，中原已做好逃窜的准备潜逃了。警察立即进行通缉。

澗沼留在现场。

鉴定科的工作人员在紧张地工作。

银行变成了临时搜查总部。新宿署也有几名刑警在场，由一位叫忍野的警官负责。

五点之前，召集了几名银行的主要工作人员。

抢劫金额为一亿八千万。

“一亿八千万哪……”低声叫出声来的是五十岁左右的老搜查员远山。在警视厅搜查一科中，他是老资格的科员了。

“太可惜了。”

“可惜，什么可惜呀？”澗沼故意问他。

“当然是钱喽。”远山一本正经。

“你要是抢去了，就不会可惜了吧？”

“这，你这是什么话？”远山苦笑了。每次发生这种巨额抢劫案，远山都心痛地觉得可惜。当然他自己绝不会想到自己要占有巨额现金，只是本能地觉得可惜。对银行的钱，哪怕再多他也不为所动。

“这是个愚蠢的犯人。”忍野走到他们身边。

澗沼沉默着。

“这家伙竟扔下履历书跑了。他到底会跑到哪里呢？而且，中原这家伙是个谨慎的笨蛋。他戴了手套，又把一部分指

纹留在匕首柄的金属部分上，也许是他逃的时候遗漏了吧？”

“那指纹，也许是同案犯留下的。”

“同案犯的指纹？”忍野不由看了一眼涸沼。涸沼身材高大，忍野是第一次见到他。

“就是说呀，”远山接过话头，“没有同案犯的话，一个人是不可能的。”

“这个……”忍野点了一支香烟。“大概是吧！”

涸沼在第一次破案中出了名。尽管有了些名气，但给人的印象似乎不太好，而且年轻。当然说他年轻也有三十好几了。

忍野又提出问题，说：“只要我们布置好搜索线，应该问题不大吧。”

远山看了看涸沼应了一声。

“那要在他逃走之后。依我的预感，觉得这事似乎不那么容易呀，既然敢把履历书留给我们，他要没有对策敢这么做吗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看来，又得要你出马喽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当然，我希望尽量不这样。”如果真让他逃远了，那么任命涸沼追捕是毫无疑问的。

涸沼凉介有一项奇妙的特技。就是他有鉴别人的行迹的能力。当然不是说他有警犬的那种特技。

今年四月，涸沼为搜捕强奸杀人犯曾到福岛县出差。当时警视厅得到福岛县署的报告，说有人在福岛县内发现过犯

人，是远山和涸沼二人一同去的。

那次，涸沼的搜查方法使远山瞪目。涸沼先探访了发现过犯人的旅馆，从旅馆再找出犯人逃去的方位。这些都是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，再对着地图查对，象一位超能者的演技。

涸沼调查了三处后，终于发现了犯人的踪迹。现在想想，只不过是饮食街、旅店等犯人可能涉足的极平常的地方，再理所当然不过了。但正是这理所当然的事。去理所当然地寻找，最终发现犯人踪迹的技术，包含着不可推测的东西。

搞清了这些，是在涸沼提出要进入奥羽山脉的时候。他坚持犯人可能潜入了山林地区。远山和涸沼都没有进行这种茫然搜捕的任务。远山说：“算了，我们回去吧。”

涸沼拒绝了，只身进了茫茫的山林。而远山只好回东京总部汇报情况。

就此，涸沼断绝了消息。

三天过去了，一星期过去了，不久，过了一个月。这时，警视厅只好委托福岛和山形县警搜寻涸沼。

哪里都找不到他。第二个月又过了一半，警视厅甚至不得不头痛地考虑如何处置的方法，是惩戒免职或是自动退职。

到六月末，突然接到福岛县警的报告，说涸沼已经逮捕了犯人下山，提出要借旅费。

第二天，涸沼胡茬蓬生、浑身肮脏地押着犯人回到警视厅。衣服都破了，破的地方用不同颜色的线歪歪扭扭地缝在一起。



听完涸沼介绍的破案经过，搜查一科的科长和所有科员都感到，这一壮举无懈可击，他们沉默着无话可说。涸沼一直正确地把握着犯人的行踪，只是为了食宿费了不少周折，在山林中给农户做过短工，也在温泉旅馆打杂渡过几日，顽强地咬住犯人。涸沼明白，犯人是不会主动下山的，我只能去抓获他。

涸沼小声地说：“我有自信，一定能逮住他！”

“是——呀，应该是这样的。”搜查一科长总算吐出了这句话。而远山此时不由地又回想起当时的情景。

他觉得这次破案一定又该涸沼出场了。中原顺这家伙故意抛下履历表，反而使他显得更神秘。是愚蠢，还是聪明？或许他那份履历完全是捏造的呢，他们都感到不安。不，履历可能是真实的，但内在的，即从中原本来的精神构造方面来看，则覆盖着一层淡淡的烟雾。



九月五日。上午。

中原顺没有进入非常警戒线。

涸沼凉介和远山从清早就步行四处探访中原的经历。

中原出生在东京的贫民街。

中原还是小孩的时候，父母就双双病逝了，由经营铸造厂的叔父养大。叔父还当了他进极东警备保险公司的保证人。可是，四年前叔父也去世了。中原对公司隐瞒了叔父去世的消息。

涸沼和远山还去找了中原的朋友和相识的人，因为必有